

酣畅淋漓抒真情

◆沈虎

粉碎“四人帮”以后,长期深受其害的刘海粟恢复了名誉,不白之冤得到彻底平反,重新出任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此时刘海粟心情万分激动,精神更加振奋,以耄耋高龄,北上南下,周游粤、桂、苏、皖、闽、鲁、黔等省区,激发起强烈的创作欲望,时时处于创作的激狂之中,迎来了艺术创作的又一次飞跃。

熊猫,中国的国宝,它并不是国画的传统绘画题材,上世纪80年代初期却经常出现在刘海粟笔下,此图水墨熊猫不但憨态可掬,墨气如涌,还颇为古雅,清新。刘海粟巧妙利用了熊猫自身的黑与白颜色,以淡墨篆籀笔法勾勒其身,以浓墨大写熊猫的四肢和五官,十分贴切生动传神,作品中山石兴酣落墨,运笔纵横,点画狼藉,通幅作品线条老辣干裂多变,力透纸背,墨色浓淡变化丰富,看似忘了规矩,实是乱头粗服不求形似的神来之笔。他给友人信中曾谈到对书画的认识有更深入的理解,“海自髫龄,即摹写金石文字,心有所好,而力未逮也,书法之汪洋恣肆,必以胸臆精神气质出之,老子‘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之言,乃可移作书画之法则,数十年来弗敢失,以此中有



深意在焉,虽作书画未尝悖此旨”。此幅水墨熊猫图,我们很容易看出,刘海粟已将摹写金石文字的书法笔意融入画中,故而画的品位得到新的提高。

艺术,固然是真性情,全人格的袒露,刘海粟此时所描绘的熊猫,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愉快的心境。

【登楼阅海】

韩幹《牧马图》

◆张德宁



唐以来,“鞍马”画独立成一画科,其中影响最深远,被称之“独步古今”的,就是唐代画家韩幹。韩幹出身低微,少年时极好涂画,曾作酒店小厮,一次到王维家收账,主人未归,他便信手在地上画人、马。王维见了,“奇其意趣”,就每年资助他钱二万,让他从师学画。十多年后卓然艺成,擅画肖像、人物、鬼神、花竹、尤工画马,师曹霸而重写生。天宝年间(742-755)召入供奉,官至太府寺丞。玄宗李隆基命他向陈闳学画马,但观其所作却不似陈的风格,就质问他,韩幹说:“臣自有师,陛下内厩之马皆臣之师也。”据说玄宗好大马,异域均有名马进献,御厩中饲马四十万头。而岐、薛、宁、申等王爷的厩中皆有善马。于是韩幹一一择其名马,如“玉花骢”、“照夜白”等,写生成图,在朝廷众多的画马高手之中脱颖而出。当时画马重骨,流行画瘦马,有“螭体龙形”之说。而韩幹则重画肉,用笔细劲浑穆,马身雄壮强悍,威武英俊,姿态强健。但是似乎有违时尚,难免被人非议。杜甫有一

【刊头篆刻】



作者 郑继波

和悦瓷鸣

◆钟鸣



作为第十一届上海世博会主题展之一、由上海艺术博览会和上海和悦瓷鸣艺术品公司联合主办的“和悦瓷鸣·上海当代陶瓷艺术家提名展”集中展示了中国当代陶艺的风貌。

张守智说:这次展览应该是中国陶瓷方向的一个转变,是对陶瓷艺术发展形式的大胆探索。当代陶瓷艺术家提名展与历年来举办的陶瓷展最大的区别在于,无论是“材质、工艺、手法、内容、还是观念都有很大的转变,不再突出瓷器上绘画,陶土制壶的传统大流”。

周玲在瓷雕的新绘装饰中,运用现代观念大量吸收中国最传统的元素,追求大俗大雅,她希望她的作品中国人感觉它很“现代”,外国人感觉它很“中国”。(图1)

干道甫的大青花作品出色地解决了布局、笔墨、色彩之间的有序联系这个课题。理性的结构布局搭建起画面的骨架,速度与激情还原了笔墨的韵动、火的再造,使其艺术的精神得以升华,他的大青花艺术无疑在探索中国青花艺术的现当代性表达的可能性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图2)

《“东方红”拖拉机》系列作为“文革”时期技术象征的拖拉机承载了更多的历史意义,不仅有着强烈的视觉张力,更赋予观者更大的思考空间。钞氏兄弟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成功,离不开材料的恰当选择和熟练的陶艺成型与烧造技术的运用,陶土这种材质本身就是朴素自然的,正好与表现的题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图3)

郑智君的作品要表现的是一个静止的、破碎的“乐器”中所包含的火的力量,这是种升华的力量也是一种悲壮的力量,陶的制作过程使这种力量得以表达,也使这种力量能够凝固下来。从这第一件作品开始,利用陶艺的特殊表现形式,来表达某种具有永恒性的状态和悲壮的情绪,也成为郑智君系列作品一贯的追求。(图4)

郭琛的雕塑作品中:铠甲、藤蔓、鲜花、女性头部、中性倾向的躯干……种种充满差异性的元素,被完美地交织到了一起,一切显得如此似是而非,却又惊人的和谐。

在她的作品中:东方的古典气质与西方的巴洛克精神、时尚感与宗教感、恬静与华丽……种种特质被梦幻般混和到了一起,最终呈现出了某种祥和的高贵气质。(图5)

磁州窑是我国瓷器的重要产地,烧造时间之长,产品之多,影响之大,为后人所关注。

这尊孔雀蓝香炉产自明代早期磁州窑。孔雀蓝香炉为出土之物。高7厘米,直径14厘米,炉内外均施孔雀蓝釉,厚唇,炉身朝外自然敞开,呈喇叭状,炉身盛开三朵黑釉葵花,视觉效果突出,四周配上茎叶,主次分明,画面剩余空白处采用席纹补白,笔意流畅,构图精巧。香炉圆底露胎,留有修胎的痕迹;炉腰下有凸起圈,圈下外装饰三只浮雕型如意足,特色鲜明,十分大气。

香炉所用的“孔雀蓝釉”又称“法蓝”,它以铜元素为着色剂,烧制后呈现亮蓝色调的低温彩釉。孔雀蓝釉原属于西亚地区的传统釉色,其制品在唐宋期间的商贸往来时被带到中原,金、元民窑陆续仿制,但钴料发色明显偏黑。明以后以钴为着色剂的一种低温蓝釉,釉色鲜艳,清澈透明。孔雀蓝或于白釉器上二次施釉烧制,或在素坯上直接施釉烧制。

孔雀蓝香炉所绘制的向日葵原产地为北美洲,可能是明代郑和下西洋时带进的物种,向日葵寓意向往光明,深受华人喜爱。如今所知最早记载向日葵的文献为明朝人王象晋所著《群芳谱》(1621年),书中尚无“向日葵”一名,称为“文菊”。原文云:“文菊名本番菊,又名迎阳花,茎长丈余……”“向日”之名,见于文震亨《长物志》(约1635

明初磁州窑孔雀蓝炉

◆钱汉东



年)。此后,向日葵很快受到文人墨客的追捧,有诗云:“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

望着香炉上的向日葵,我时常想起著名画家凡高的《向日葵》。凡高笔下的向日葵不仅仅是植物,而是带有原始冲动和热情的生命体。向日葵给人带来滚滚热浪,浓烈的金黄色彩,在有力的、雕刻般的笔触里,我们感受的分明是画家心中熊熊燃烧的火焰,炽热的激情,旋转不停的画笔以及他的智慧和灵气。而孔雀蓝香炉上的向日葵也一定有着制作人暗藏的秘密,是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是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还是表达自己内心的激情?

磁州窑古属燕赵故地,自古即有“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赞誉。它为磁州窑陶瓷粗犷豪放、雄健浓厚的艺术风格提供了肥沃土壤。磁州窑陶瓷“化土石为神奇”,处处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作为北方民窑的代表,磁州窑陶瓷装饰内容带有鲜明的民间色彩,多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植物、动物、人物故事等。诗词与书法手段的结合运用,极大地丰富和繁荣了我国瓷器的装饰技法和文化内涵。